

日军侵占东北罪行集之二

噬杀

——日军制造东北惨案实录

曾獲過各項榮譽
海陸士區獲戰功獎
及私私，新獲軍情
方區無表求，該
實因無願見人，
本到各動創試案前

一之女給毀被
頁另件密時獎

李光仁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孙明山		
副主任	张 英	王 民	
委 员	沈长吉	孙庆永	王庆丰
	刘振操	王新新	初兴佳
	井晓光	刘长江	张东升
主 编	井晓光	初兴佳	
副主编	刘长江		

前 言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人民遭受了十四年的悲惨生活。侵略者疯狂地掠夺我国的资源，残酷地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东北大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主权沦丧，人民遭殃。不堪受奴役的东北人民从“九一八”事变那天起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们以中华民族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激励后人的诗篇。

当年侵略者的暴行留给东北人民的是永久的耻辱，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东北人民所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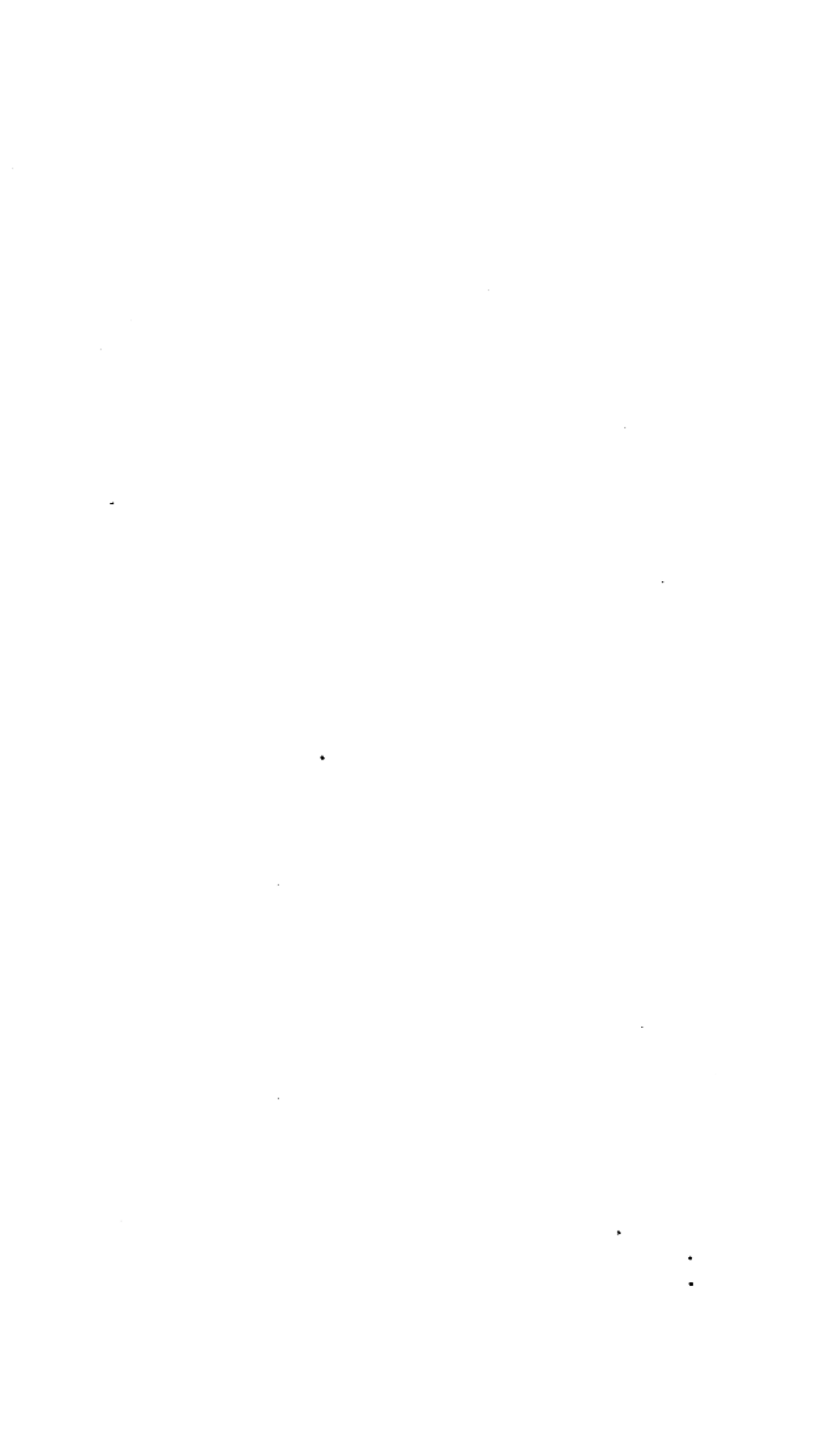
下的滔天罪行，讴歌东北儿女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扩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旨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后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

目 录

前 言

平顶山惨案	(1)
血泊月牙泡	(23)
土龙罹难	(41)
安东事件	(57)
血溅花莲里	(75)
白家堡“尸山”	(93)
潘家戴“千人坑”	(119)
兴隆“肉丘坟”	(141)

平頂山慘案



——

夜幕笼罩着大地，四野一片寂静。

中秋的圆月在云层里时隐时现，习习的秋风吹着庄稼地发出沙沙的响声。一支身背大刀、手拿长矛的抗日义勇军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匆匆前行。沿着平顶山向抚顺市区望去，黑压压的一片，日军占领下的抚顺城，阴森恐怖。少许的灯光，在黑暗中越发孤冷刺眼。义勇军快速分散开，潜伏在城周的庄

稼地与篙草之中。……

1932年9月15日（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夜）子时，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抚顺矿区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冲天的火光，照亮了大半个抚顺市，爆豆般的枪声，延续到凌晨四时左右才逐渐地平息下来。

四周的村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被枪声弄得摸不清头脑。在惊慌中，度过了不眠的中秋之夜。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从此，日军的铁蹄践踏蹂躏着这片土地。人民备受奴役之苦，深藏亡国之恨。人们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纷纷拿起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做最殊死的争斗。

1932年，是东北人民英勇不屈艰苦抗战的一年，而对于日本侵略者却是最惶恐不安的一年。在东北各地，他们都受到了抗日义勇军的频频打击。面对人们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他们又气、又恨、又怕。他们意识到，只有消灭人民的武装队伍才能安心地吞掉东北这一到嘴的肥肉。于是，当时侵略东北的日军以“剿匪”为名，在中国东北这片土地上为非作歹、杀人放

火，任意宰割着东北人民，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抗日义勇军为了表示誓死救国的决心，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进攻被日伪占领的抚顺。

这次攻打抚顺，义勇军袭击了煤矿事务所；捣毁了用来掠夺资源的各种采矿设施；烧毁了日货店铺，矿区一片火海。这一夜，日本守军惊恐万状，坐立不安。有些日本人趴在水沟里不敢出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狼狈地爬起来。

9月16日凌晨4时左右，义勇军撤出战斗。

清晨6时许，被折腾了一夜的川上精一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面对这一切，他大为光火，心中的怒气无法发泄，他召集了心腹小川、山下和翻译于庆级等人，来研究对策。此时，他低着头，快速地来回踱着步子，想着如何报复的方法。

川上精一，是日军驻抚顺守备队的头目。“九一八”事变期间，他曾担任第二守备大队驻抚顺市第二中队队长。由他指挥，直接参加了1931年的“九一八”阴谋侵略东北的罪恶行动。是“九一八”事变的骨干分子之一。

小川等人望着川上，等待着训斥。川上倒背着双手，走到办公室窗前，眼睛凶狠地向平頂山

方向望去……几个月以来，他所指挥的驻抚顺日军守备队，在抚顺四周到处围剿义勇军。但面对神出鬼没的抗日队伍，他毫无办法，处处碰壁，连连受挫。尤其这次义勇军攻打抚顺时，因他的指挥失误而所受到的严重损失，这让他无法向上司交待。他惊恐、他害怕，他的确为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大吃一惊。他恨千金堡、平顶山一带的老百姓为什么嘴巴那么严？不肯泄露半点义勇军的消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

川上不耐烦地晃着身子，他左手撑着腰，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来回使劲地搓着那因几天不曾刮过而长满短短胡子的下巴。哼！早就想出口恶气了！他在心里这样叫着。这次义勇军在千金堡、平顶山的出现，使他终于找到了报复的目标。

川上猛的一转身，险恶的目光落在了挂在墙上的军刀上，他哼了一声，心想，必须杀一儆百！这样既解了心头之恨，又可上报“剿匪”战果，岂不一举两得？川上冷酷的嘴角，被那脸上满挂着的横肉死命地牵引着扭动。一个罪恶的阴谋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

川上转过头，冰冷地对他身边的小川等人说：“昨天晚上大刀队是由千金堡、平顶山等方向来的，来之前那儿的老百姓肯定知道！但他们没有向我们的分所报告，这些老百姓一定通

‘匪’！必须把他们彻底地杀光、烧光！你们有什么意见？”在一边的小川跃跃欲试，山下和于庆级（日本翻译）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川上说：“好了，既然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决定了！从现在开始，把村子给圈起来，不能让一个老百姓跑掉了。由宪兵队、守备队配合执行，把他们诱导到现场，一块儿执行。”最后他说：“通知八时半开全体会议，同时派部分宪兵便衣把平顶山等村子围了起来。只许进、不许出。并侦察地形，找好屠杀场地。”

川上初步部署完，凶狠的架势一直未消，在屋内来回走动。由于刚才说话时过于激动，使得他脸上的肌肉，一阵抽缩。

上午八时半会议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日伪各方代表，如：小川、镰田、煤矿久保孚、山下、伪县长夏宜、翻译于庆级等人。怒气未消的川上，巡视了一圈在场的人，便气急败坏地大声谩骂一通。指责各机关情报不准确，义勇军攻打抚顺老百姓没向皇军报告，必须受到惩罚。“至于处罚的办法吗”川上顿了一下，马上手一挥接着说：“就是烧光、杀光！……守备队与宪兵队执行这一惩罚计划。宪兵便衣人员首先把村民集合到一起带到‘地点’，如果软的不行，那么就用硬的办法（武力）。 ”

最后川上又说：“以后有什么事，我负责。”并威胁着说：“如果谁不同意，今后如要发生类似的什么事情，那谁就要负责任！”会议结束后，守备队小队长带着他的部下去武器库搬取弹药，坐上4辆汽车开往平顶山。满载全副武装鬼子的汽车急速地开着，“膏药旗”在随风摆荡着。车后掀起一片尘土，使人睁不开眼睛，很久也没散去。

二

时值中秋，秋风萧瑟。天气欲寒还暖，太阳被阴云遮挡着，四野显得阴沉沉的。

地处抚顺之南，西露天煤矿东部，离抚顺市区4里的平顶山是一个住有400多户人家，3500多人的村子，大多数都是矿工和一些商贩，在附近方圆几里这是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村民们住的都是简易房。人们虽然在日伪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中国人固有的性格，勤劳、朴实。在最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也仍然艰苦地生活着，尽力维持家庭的欢愉。特别是中秋佳节，这一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来临之时，他们更是举家团圆走亲串友，来享受这在日伪统治夹缝中来之不易的欢乐。

16日清晨，村子边的庄稼地里，不时地有人影在晃动；村头的草丛中，钢盔在涌动，刺刀发着阴冷的幽光。

平顶山村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一年的中秋节，竟是他们所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面对他们的将是灭村之灾……

16日上午10时左右，村北部传来一阵嘈杂声。不时夹带着宪兵便衣的叫骂声，顷刻之间，沉静的村庄被搅扰得动荡不安。村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躲在自己的房子里，心神不安，十分恐慌。有的人壮着胆子出去，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青年，跑回来说：“村子被鬼子包围了，因我要出村，但结果被鬼子扎了一刺刀，现在是‘许进不许出’。”

人们惊恐极了。

宪兵便衣先是挨家挨户驱赶村民去到指定地点集合，并又哄骗着高喊：“给老百姓照相。”刽子手们看到这么大的村子，数千人口，老百姓又不愿出来，在短时间内很难把人集合好，所以便派出了全副武装的宪兵、守备队，冲进了村子。他们踢开歪斜的房门，把每家每户的人推出来逼着往外走。出来慢点儿的就用枪托砸、用脚踢，鬼子们翻箱倒柜，砸碎所有村民家的东西，闹得平顶山村鸡犬不宁，怨声四起。

平顶山村幸存者马长顺，那天心慌意乱的，什么事也无心去干。已快到晌午了，才想起早饭还没吃，就准备去做饭吃，可是饭还没做好，就听村里有人大声喊起来：“赶快走吧！日本人要用这地方演习啦。”日本人还说“红胡子”要来了，要人们出去躲一躲，到牛奶房子那边集合去“照相”。他出去时便看见，刽子手们如狼似虎驱赶村民时，用刺刀扎一些走在后面的人，一位老妇已80多岁了，体弱多病还是小脚，落在了人群后面，一个鬼子兵上前一脚把她踢倒在地跟上就是一刺刀，将这位老人活生生地扎死了。一位妇女蹲下来给自己的小孩喂奶，不料一个满脸横肉的日本鬼子冲上来，一脚踢在孩子幼小的身体上，孩子死去了。

起风了，鬼子们端着刺刀在四周驱赶着村民，他们叫骂着，“太阳旗”随风乱抖。街头巷尾中，好多妇女、小孩、老人都倒在血泊之中。

被驱赶出来的数千村民，他们扶老携幼，在刺刀的威逼下，沿着长长的平顶山街道一步步走向“集合点”。他们不时地回过头来，望着自己的家园。

厚厚的云被风撕开了一道缝隙，透出了一道微弱的光芒，这一瞬间的阳光，洒到了矿工们古铜色的臂膀上。老少妇孺们的脸上，露出了惶恐

与不安，他们离开了这块世代生息的土地、离开了平顶山村庄。

三

川上站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手拄军刀，在观望着他所导演的每一幕。脸上露出狞笑的他左顾右盼。这时井上小队长走过来向他报告：“全部集合完毕！”川上说：“好！把这些人全部打死，绝不留下一个活口，统统打死！然后把房子都统统点着烧掉！”“哈依！”井上敬了一个礼，转身向屠杀场跑去。川上望着井上的背影，赞赏着点了点头。

井上清一是抚顺守备队的中尉小队长，原是日军第4师团的中尉。1931年12月13日，第4师团之37联队抽调一部分部队去增援在东北的侵略，临出发之前，井上回到家中，发现了他那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身着盛装足穿白色布袜躺在地上，手拿短刀引颈身亡了。

千代子留有遗书，大意是恭喜井上就要出征他国了，望井上为了国家而作出贡献，多保重身体等……37联队为千代子举行了葬礼。日本各大宣传机构大肆宣传，一时她被誉为“军国夫人”。那时，井上对前来吊唁的记者说：“……请

为我祝福吧！为报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期生还，我要尽力发挥伟大军人的作用，孝忠天皇。”于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精心培育下，一个荒谬的“伟大军人”诞生了。他那扭曲变态的心理支配着他今后的一举一动。

井上中尉来到东北后，从一支卫生医疗队被分配到抚顺守备队，这次川上策划屠杀平顶山村民的阴谋，给井上带来了能尽“伟大军人”职能的机会，尤其这次由他担当屠杀现场指挥官，更使他感到十分荣幸。他从心底升出了一种想吸血的欲望，要杀人，多多地杀！哈！我的荣幸！他不时对自己说。

刽子手们选的屠杀场，在平顶山南面，原是一块牧草地，西面是断崖，约有三二丈高，北面是奶牛场有铁丝网阻挡，只有东、南两面可出入，是一块沟形的带有小坡度的平地。宪兵队、守备队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平顶山东、西两个山头上，防止义勇军来营救村民。一部分兵力在井上的指挥下，部署在屠杀场周围，整个屠场连蚂蚁都别想爬出去。

被驱赶的3 000多名村民走进了屠场。井上指挥部下又把人们聚在一起围圈，为的是在开枪时便于屠杀。这时人们看到了用布蒙着的带腿的东西，不知道是何物，淳朴的人们还真的认为是